

傳
譯
記
譯



A portrait painting of Queen Marie Antoinette of France. She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 wearing a white lace-trimmed collar over a red dress with a floral pattern. She has long, powdered grey hair and is wearing a large, ornate gold earring.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indistinct.

marie antoinette

断头王后

——玛丽·安托瓦内特传

[奥] 斯·茨威格 著 张玉书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4.

Antonie

断头王后

——玛丽·安托瓦内特传

[奥] 斯·茨威格 著 张玉书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4559

Stefan Zweig

MARIE ANTOINETTE

Bildnis eines mittleren Charakters

据 S. Fischer Verlag 1981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断头王后: 玛丽·安托瓦内特传/(奥) 斯·茨威格著; 张玉书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汉译传记丛书)

ISBN 978-7-02-012342-1

I. ①断… II. ①斯… ②张… III. ①玛丽·安托瓦内特—传记 IV. ①K835. 217 =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5367 号

责任编辑 欧阳辑

装帧设计 吴慧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00 千字

开 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7 插页 10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342-1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玛丽·安托瓦内特 佚名画家绘（约 1770）



玛丽·安托瓦内特 伊丽莎白·维谢-勒布隆 绘



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和她的孩子们 伊丽莎白·维谢-勒布隆 绘 (1787)



玛丽·安托瓦内特 伊丽莎白·维谢-勒布隆 绘



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伯爵 P. 德鲁伊隆 绘



玛丽·安托瓦内特 亨利·格雷维东 绘



路易十六



狱中的玛丽·安托瓦内特 亚历山大·库查尔斯基 绘

译者前言

茨威格·玛丽·安托瓦内特·波旁王后·法国大革命·宫廷生活·历史人物·传记

王后的一生是充满戏剧性的，她的一生充满了惊险和变故，从少女到贵妇，从贵妇到皇后，从皇后到囚犯，从囚犯到断头台，从断头台到墓碑，从墓碑到不朽。她的生平充满了传奇色彩，她的死更是惊天动地，她的影响深远而持久，她的精神永垂不朽。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爆发了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这场历经曲折，震撼全欧，延续几十年的大革命从一开始便出现了革命派和保王派。革命派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决心推翻千年之久的封建王权。波旁王室的当朝国王乃是路易十六，聚集在他身边的乃是仅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二的贵族和教士。他们竭力维护自己享受的一切封建特权、财富和荣耀。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等级，则处于没有权力、备受压迫的状态，他们渴求改变现状。两派之间进行了殊死斗争。革命派要打倒这股封建势力，自然集中打击国王。但路易十六和祖父路易十五不同，虽被视为无能无害之辈，但还进行过一些改革，支援过美国独立战争，不是一个他祖父那样荒淫无度、大肆挥霍的昏君。革命派的矛头便指向王后，把她和历史上著名的妖姬淫娃相提并论，把一切脏水泼在她头上，给她取了“奥地利母狼”“亏空夫人”的绰号，安上各式各样的罪名。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之后，到1793年10月16日，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被处以死刑，死于断头机下，时年三十八岁。

茨威格把这样一个王后的一生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加以描述，写下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传记，并加以“一个平庸的人的肖像”这样一个副标题，显然是想拨开纷繁杂乱的历史迷雾，还历史人物本来的面貌，也让读者从这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中，看出当时的叱咤风云者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物。且看茨威格如何以心理分析的方法，从人性的角度描写她的一生。在茨威格笔下，她既非保王派所说的纯洁无瑕的伟大圣女，亦非革命派攻击的下贱娼妇，而是“一个性格平庸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并不

特别聪明，也不特别愚蠢；既非烈火，亦非寒冰；没有从善的特别力量，也无法作恶的坚强意志……一个不好不坏的女人，没有心思去做恶魔，也没志向去当英雄”。

稚嫩的公主 骄纵的王后

玛丽·安托瓦内特是以睿智、开明著称的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蕾西娅的小女儿。作为娇生惯养的公主，在维也纳美泉宫里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这位公主和普通百姓家的女儿毫无差别：聪明伶俐，但不深刻；悟性不低，但不努力；美丽迷人，举止优雅；温柔善良，活泼开朗；轻率成性，漫不经心；贪玩懒惰，不爱学习，不爱思索；知识限于肤浅，注意力不肯专注……女皇的娇女，上天的宠儿，她也的确看不出有努力的必要。可是命运偏偏让她作为加固奥法同盟这一政治联盟的女主人公下嫁给国力强大，而实际上已经日趋衰微的法兰西王国路易十五国王的孙子，未来的路易十六国王。这不是一桩因为爱情而缔结的婚姻，而是两大帝国之间进行的一桩买卖。

茨威格接着便描写这对年轻的王太子夫妇，在新婚之夜的奇特经历。未来的路易十六国王，对年轻美貌的新娘居然毫无兴趣。这个身材高大的青年为性无能所困扰，洞房花烛夜并未成为两人婚姻的高潮，丈夫对妻子毫无柔情。这种已婚未婚的状况持续多年，等到王太子登基成为路易十六国王，还依然没有变成名副其实的丈夫。国王无能已是公开的秘密，成为宫廷笑柄，使王后蒙受羞辱，国王遭人耻笑。最后是大舅子，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亲自前往巴黎，说服路易十六动了手术，才平息了这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小夫妻之间的这一床帷秘密，使得他们有七年之久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叙述这件后宫隐私，是为了说明国王何以对王后百依百顺、俯首帖耳。这对了解今后事态的发展至关重要。国王由于性无能而产生自卑感，在闺房里不像丈夫，在众人面前不像君王。他看不惯王后挥霍成性、纵情游乐，不喜欢王后的游伴，觉得这些游乐有失王家风范，不合他的口味，但是夜夜在闺中备受羞辱，又怎能在大白天摆出主子的谱来？于是他便完全屈从于王后的意志，毫不反抗。

然而七年之久，守着一个名不副实的丈夫，望梅止渴，情欲被煽起又强

行压下，整夜受着青春的煎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不自然的克制，使得这心理生理都有正常要求的少女永远得不到满足，变得烦躁、懊恼，又羞又恨。夜里的失望使她白天渴求用别的方式发泄，燎起的神经只有用激烈的游乐才能得到平静。难以排遣的柔情竟化为对女性的友谊。害怕失望，对卧床望而生畏，跳舞游乐饮宴观剧直达清晨四五点。她的那种纵情娱乐的瘋劲实乃婚姻不幸造成的绝望心情的变形。就这样，一个稚嫩的公主便逐渐变成一个骄纵的王后。

万民爱戴 众人憎恶

1773年，二十八岁的年轻王太子妃第一次进入巴黎城，城里万人空巷，欢呼、鲜花，盛况空前，玛丽·安托瓦内特深受震撼，写信给她的母亲，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蕾西娅：“上星期二我经历了一次盛典，我今生今世都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进入巴黎的入城式。人们想象得出的一切荣耀，我们全都收到。但是感动我最深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可怜的百姓显示出来的柔情和激情。尽管处于沉重税收的高压之下，依然因为见到我们而欢欣鼓舞。在推勒里宫的御花园里人群如此众多，足足有三刻钟，我们进退不得。这次散步之后回来的路上，我们在露天的平台上又足足待了半个小时。我亲爱的母亲，我简直没法向你形容大家在这一时刻，向我们迸发出来的爱和欢乐。在我们退下来之前，我们还向民众挥手致意，他们高兴已极。处于我们的地位是多么幸福啊，我们可以如此轻易地就赢得友谊。可是再也没有更加珍贵的东西了，这点我已经很好地感觉到，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可惜这位深受感动、欣喜异常的王太子妃容易激动，也容易忘怀。访问了巴黎几次之后，她完全被声色犬马所吸引。那些身处沉重税收的高压之下，还对她表现出柔情和激情的民众，渐渐被她忘怀。她把享受这两千万民众的热爱当作她的权利，“丝毫没有想到，权利也意味着义务。即便是最纯洁的爱，如果没有感到回报，最后也会疲惫”。

逃离了凡尔赛宫和宫中令人厌烦的礼仪，玛丽·安托瓦内特觉得“似乎逃出一座暖房，进入自由的空气。在这里可以依着自己的性子生活和享受，而在那边（在凡尔赛）只为位子而活着。她兴致勃勃地出入娱乐场所，定期造访歌剧院、法兰西喜剧院、意大利喜剧院，参加舞会，出入赌场。最

吸引她的是化装舞会。因为化装舞会上的行动自由，是允许她享受的唯一自由。在这里，在面具的掩护下可以无忧无虑地纵情欢笑。在巴黎可以纵情娱乐，乐享人生”！岁月流逝，1774年4月路易十五驾崩。王储即位成为法王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从太子妃升到王后，使她终于置身于众人之上，不再臣属于任何人，只听从她自己任意妄为的脾气。可是她并没有利用她拥有的权力和自由，作为王后赢得胜利，像她母亲那样，而是作为女人赢得胜利。于是她在之后的十五年里变成整个宫廷最为时髦，最能卖俏，穿着最好，最为骄纵，尤其是玩得最为高兴的女人，成为引领时尚的一代名媛，风姿卓绝叹为观止的洛可可王后。茨威格无情地指出，这个年轻的王后，近小人、远君子，母亲的遥控她阳奉阴违，充耳不闻。两位年长的顾问和导师，也不能无休止地在贵为王后的弟子耳边絮聒个没完。而那些精通一切诱惑灵魂、销蚀意志之道的宫廷佞臣便乘虚而入，王后身边恃宠而骄，牟取私利的“闺蜜”想方设法促使王后弄权，造成闺蜜干政。

这些年她从未踏进过一家市民的住房，从未出席过一次议会的会议，或者参加过一次法兰西学院的会议，从未造访过一次医院、市场，从来没有试图了解她的人民日常生活的一星半点。在探访巴黎时，总是只待在消遣娱乐的花花世界，金碧辉煌的狭小圈子里。她乘坐着豪华马车来来回回，却与真正的人民和真正的巴黎擦肩而过。你置人民的疾苦于不顾，又怎么能叫民众对你好感如旧？王后不懂民众与统治者的关系始终是载舟覆舟的关系。二十年后，国王夫妇终于被人民所唾弃。

敌人环伺 风云变色

究竟谁是王后的敌人？玛丽·安托瓦内特做梦也没有想到，密谋叛乱的司令部分布在卢森堡宫、王宫、美景宫和凡尔赛宫里，其首领乃是路易十五的三位终身未嫁的公主、国王和王后的姑妈。因为年轻的王后大权在握，三位年长的公主无人搭理，自尊心受到严重损害。等到王后越来越失去人心，三位公主居住的美景宫便越来越门庭若市，一切失意的贵妇，遭到贬抑的贵族，都在美景宫定期会面，秘密制造中伤王后的谣言，在凡尔赛宫里广为流传。这是老一辈的痛恨王后的敌人。

与此同时，新的潮流激醒了聪明的市民阶级。他们受到卢梭关于权利

的教诲，看见邻近的英国有一个民主的政府形式，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后回到祖国的法国人，带来了大洋彼岸陌生国度的消息。在那里，社会等级和阶层的差别，通过平等和自由的观念而被取消。新一代人看不惯法国的宫廷无能，政府衰败。路易十五的情妇当政终于结束，代之以玛丽·安托瓦内特不经意的“王后弄权”和波利涅克等人有意识的“闺蜜干政”。这些要求有个新制度，更好的秩序，对时局不满的革命派，聚集在奥里昂公爵的王宫里。这位公爵是和王室同样古老的支脉之后，王后伤害了这位平庸已极的贵族的虚荣心，阻止他获得法兰西海军元帅的权杖。感到深受侮辱的奥里昂公爵，决意反击，成为一切革新派、自由派的领袖。还有那些不满分子，很有教养却怀才不遇的市民，闲着没事的律师，蛊惑人心的家伙和新闻记者，一切极不安分、过于活跃的力量，日后凝聚起来成为革命突击队的一分子，也都聚集在奥里昂公爵的麾下。

这支强大的队伍正枕戈待旦，等待进攻的信号，人人都认清了方向，知道了口号：反对国王！尤其反对王后！

革命尚未爆发，王后已被弄得声名狼藉。王后的随心所欲，国王的竭力袒护造成了敌人攻讦的诸多口实，杜撰虚构的王后秽行竟成街谈巷议的话题。

茨威格告诉我们，在革命派和反动派之间还站着一个人。此人也许是王后最危险的敌人，那就是她丈夫的亲弟弟，普罗旺斯伯爵，日后的路易十八国王。在路易十六无嗣的七年里，这位御弟一直做着“国王无嗣，弟继兄位”的春秋大梦。可是王后紧接着一连生下两男两女，这位御弟篡夺王位的阴谋野心遭到沉重打击。他便不得不走着隐蔽虚伪的道路，不动声色，强压住徐徐冒烟的嫉妒之火，一直等到革命爆发，他才活跃起来。等他逃到国外，不是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他的兄嫂，而是竭力用挑衅的宣言，使囚居在国内的国王王后处境日益险恶。他借法国革命派之手，把他的兄嫂侄儿送进坟墓，希望在他们的棺材里找到他渴望已久的王冠——这个希望果然得到实现。

骄傲的王后对这种仇敌环伺、险象丛生的局面，并非浑然不觉，她也知道有不少攻击她的讽刺诗文，她那哈布斯堡家族的骄傲使她蔑视危险，鄙夷不屑地把这些点点滴滴的脏水从衣服上拭掉。她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盛行讽刺小曲的时代，人们写这种东西攻击宫廷中所有的人，不论男女。法兰西的轻浮在国王面前也不止步，而我也未能幸免。”她的态度何等“洒脱”，却不知这些仇恨和贪婪合作制造的卑鄙无耻的产品，成功地达到了它们预期的目的：使玛丽·安托瓦内特无论是作为女人，还是作为王后，在整个法国都彻底为众人深恶痛绝。

在这期间，博马舍的喜剧把贵族当成笑柄，把市民塑造得聪明伶俐，也动摇了千年王权贵族神圣的根基。而王后居然在她的独立王国特丽雅依宫中上演《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并且亲自扮演女主人公的角色。在市民的讪笑和贵族的愚昧之中，法兰西王国的基石渐渐松动。茨威格没有描写法国人民如何啼饥号寒，民不聊生，于是民怨沸腾，革命的浪潮高涨，而是通过王后日渐脱离人民，王室变成孤家寡人的过程，表现了民众拥戴的年轻王储和王太子妃，如何变成民众唾弃、万民憎恨的国王和王后。正当轻浮的王后乐陶陶地醉心于洛可可王后的轻歌曼舞之际，突然风云变色，响起晴天霹雳，革命的风暴终于爆发。

王后的秘密 费尔森伯爵

大革命爆发后，聪明人都急流勇退。王后旧日的游伴，国王的二弟阿尔托阿伯爵，宫廷显贵都纷纷抛弃王后，逃往国外。王后身边一片寂静。这时，真正的朋友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他就是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

茨威格在尘封的史籍里，把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瑞典贵族费尔森引到读者眼前。费尔森伯爵是王后的挚友。他们两人的初次邂逅发生在 1774 年 1 月 20 日的一次假面舞会上，玛丽·安托瓦内特那时还是王太子妃。以后他们的感情就在秘密中发展，无论是法国宫廷还是王后的敌人都不知道费尔森的存在。一直等到法国大革命爆发，王后的朋友们四下逃散。费尔森才在 1789 年 8 月底正式登场，出现在凡尔赛宫。在以后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日子里，费尔森成为王后唯一可靠的朋友和助手。10 月 6 日，国王全家被迫从凡尔赛移居巴黎城里的推勒里宫，行动受到限制。费尔森便成为国王夫妇对外联系的唯一可靠的信使。1791 年 6 月 20 日至 25 日，国王全家准备逃亡。整个出逃计划，从筹措费用，定制马车，到制订计划，安排沿途各站官兵的接应，都由费尔森一手操办。其中最惊险的一步是如何走出